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无名的裘德

[英] 哈代 著 方华文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无名的裘德

[英] 哈代 著 方华文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名的裘德 / (英) 哈代著; 方华文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05-7491-2

I. ①无… II. ①哈…②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5433 号

书 名 无名的裘德
责任编辑 周春雨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24 字数 34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491-2 / I · 210
定 价 39.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翻译完《无名的裘德》的最后一章“重返克里斯特敏斯特”，心中全无以往脱稿时的轻松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感。几天后，把思绪稍加梳理，原因便明了了。当时心中的压抑感，显而易见是裘德先生的最后结局使然。裘德先生垂危之际，卧于病榻之上，目中有光而无神，喃喃自语却无人理会，绝望之中得不到一丝安抚，孤寂地离开了人世。裘德是一位寻常的人，有着自己的理念和追求。他不是背负巨大而沉重十字架的圣徒，理应享有幸福而不应经历太多的磨难。然而，生活把他抛到底层，幸福屡屡与他失之交臂，不幸却时时陪伴着他，挥之不去。基督教历来有“炼狱”一说，认为世间人人都应坦然步入炼狱，炼尽罪愆，灵魂就可升天。如果真有炼狱的话，死亡对裘德来说应该算作解脱，他可以就此摈弃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到天国里去同上帝围坐在一起吃馅饼了。^①掩卷遐思，心中突然为裘德设定了另一种人生结局，乞求上帝准予裘德脱离尘世间的苦难，灵魂升天。

《无名的裘德》是英国十九世纪末著名作家哈代的力作。小说主要描述的是一位名叫裘德的青年求学的经历及其短暂的人生际遇。同时也描绘了十九世纪末英国乡村的风情和民俗，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一幅世俗风情画卷。

主人公裘德是个孤儿，自幼跟姑婆生活，天性善良，胆小懦弱。他不愿在乡间平庸度过一生，一心想有个好前程，做一个神学博士，于是发奋读书，苦心钻研荷马史诗、欧几里德几何学，成为乡里远近闻名的“秀才”。阿拉贝拉是个颇有计计的乡村女子，认定裘德是个诚实并且值得信赖的人，频频施展手段把裘德拢到怀里。单纯的裘德经不住诱惑，

^① 德国诗人海涅深信，诗人死后灵魂升入天国并同上帝一起吃馅饼。我们不妨给勤奋好学的裘德以诗人的殊荣。

终于同阿拉贝拉做成好事，俩人即告结婚。婚后，裘德发现阿拉贝拉十分虚伪，心中生厌。而且婚后的生活内容也不同于以前，他无法静下心来念书。阿拉贝拉根本不希望他再跟那些劳神的书打交道，一心要他多挣钱，给自己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夫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俩人终于分手各行其路。阿拉贝拉随父母去了澳洲，而裘德则来到学府之都克里斯特敏斯特，执意要圆他的求学梦。他乍到克城，举目无亲，只好做工挣钱聊以栖身，准备安顿下来后再作打算。生活的艰难使他几欲放弃求学的念头。若不是巧遇表妹苏，他可能早就离开了克城。

表妹苏的出现，给裘德带来了喜悦。特别是苏的姣好的容貌、不俗的谈吐、典雅的气质，更叫他陶然若醉，同时也鼓起了他求学的勇气。他分别给几所学院写了自荐信，请求到大学里进修，可是发出的信大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只有一所学院写了回信，却出言不逊，竟劝裘德不要见异思迁，而应该继续当他的石匠。裘德读罢此信，好似大病一场，躲进一家小酒馆喝了个酩酊大醉。

裘德求学无望，爱情上也极不如意。尽管他对苏一往情深，可苏还是嫁给了他小学时候的老师费洛特孙。英国有句名谚：“忙里结婚闲中悔。”看来，裘德和苏的婚姻都属此类。果不其然，苏很快就品尝到了她同费洛特孙这场婚姻的苦果。先是年龄上的悬殊，再者感情上苏觉得自己心里仍暗恋着裘德。于是，苏和裘德好事多磨，终于生活到了一起。他们同居后，生儿育女，生活本来可以过得十分美满，但世俗的偏见和教会的干预破坏了他们宁静的旋律。苏求职无望，裘德也四处找不到活干，二人只好变卖家当，勉强维持生计。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一双儿女又离开了人世。从此，苏的精神便彻底崩溃了。她认定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于是向教会低头，回到了费洛特孙的身边。裘德经历了这一系列磨难后，身心受到了莫大的打击。他绝望了，终日以酒浇愁，最后身染恶疾，不满三十岁便离别了这个世界。

文学巨擘哈代在《无名的裘德》原序中说，该书只是为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女写的，主要把一个壮志未酬的悲惨身世，加以沉重的诠释。而这段警示录，恰恰揭示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哈代与裘德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很熟悉石匠生活。因此，哈代描述裘德的石匠生涯，完全是对自己

己青年时期艰难生活的追忆。石匠手持铁锤凿石，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度过漫长岁月，生活十分不易。所以，哈代力图把裘德塑造成一位勤奋的读书人，很有希望受到更多的教育，或许将成为受人尊敬的神学博士或者牧师。然而，哈代内心始终充满了矛盾。他毕竟走过同样的道路，深知成功之艰难。而在当时，石匠要想成为体面的读书人，几近凤毛麟角，更遑论神学博士、牧师。于是，哈代笔下的裘德就成为“拉奥孔”^①中的力士，被巨蛇死死缠住，徒有气力，无法施展，痛苦万状。这种难以名状的痛苦不仅来自肉体，也来自精神。

裘德一生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婚姻的失败和求学的无望。而这两件事恰恰是男人一生中最为看重的——爱情和事业。上帝是最为公允的，赐给你美满的爱情，就必将令你事业平庸，两者只能取其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般说来，爱情的美满应促进事业的成功，或者事业上的大器晚成可以弥补爱情上的缺憾。可裘德与爱情和事业都无缘，这不能不令人心酸。如果裘德是个平庸之徒，胸无大志，或者见异思迁、好高骛远，那么他事业无成恐怕只会难过一时而不会难过一世。事实恰恰相反，裘德是位勤奋读书、学识渊博的青年，学院里许多学生甚至不及他十分之一。曾有一次，他当堂背诵整篇经典，语惊四座。像裘德这样的青年竟然不能进大学深造，荒唐之极却又万般无奈。裘德在万般无奈之中耗尽全部心血，离开了人世，令人歔歔不已。

哈代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匠心独运，与一般的作家迥然有异。在《无名的裘德》中，每个人物的相貌总是模糊的，几乎说不出他们的面部特征，分不清究竟是圆脸还是窄脸，是慈眉善目还是凶神恶煞。或许，哈代认定人物性格与相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更愿意在描绘人物心理活动、语言和举止上多用笔墨，从而刻画出了性格鲜明的人物特征，令人读罢久久不能忘怀。

哈代的故乡是英国南部的多赛特郡，那儿草木繁茂，鸟语花香，一派田园风光，令人赏心悦目。他二十二岁之前，一直在故乡生活，日出

① “拉奥孔”是古希腊著名群雕，主要表现拉奥孔和两个儿子被两条巨蟒活活缠死时极度痛苦的神态。

而作，日入而息，沐浴着美妙的自然风光。故乡的田园景色对哈代日后的文学创作有较多的影响，《无名的裘德》的故事背景里，就流淌着一首恬淡的田园牧歌，悠远而漫长，但余音惨淡且凄凉。小说中人物不多，虽然性格各异，但全无有悖情理的。没有极度郁悒的，没有歇斯底里的，没有精神失常的，也没有非常亢奋的，有的都是普普通通的饮食男女。他们终日劳作，过着平淡的乡村生活。《无名的裘德》虽以悲剧告终，却始终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没有令人心惊肉跳的场景，更没有阴险恶毒的小人。整部小说的情节依照作者设定的构思，在不为人们所察觉之中，一步步地发展成为悲剧。小说的结局虽然有压抑感，但贯穿始终的却是一股恬淡的生活气息，这恐怕同作者诙谐的笔调有关。哈代不但以轻松的语气行文，而且大量引用经典和民谚，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语言特色。《无名的裘德》中寻常的人物性格，显然同哈代的故乡生活有关。作者熟悉故乡的凡人往事，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们无疑与他笔下塑造的人物有着血肉关系。至于哈代的创作动机，我们从他下笔的初衷即可发现端倪。哈代声称，《无名的裘德》只企图把那种紧随人类最强烈的恋爱之后而来的悔恨与愁烦，直率坦白地加以处理。这就意味着作者最为关注的乃是人类永恒的命题——爱情。

方华文

目 录

- 第一部 在玛利格林 / 1
- 第二部 在克里斯特敏斯特 / 62
- 第三部 在梅尔切斯特 / 109
- 第四部 在萨斯顿 / 175
- 第五部 在阿尔布利坎及其他地方 / 229
- 第六部 重返克里斯特敏斯特 / 291

第一部 在玛利格林

是啊，世间有多少男人为了女人而冲昏头脑，为了她们而沦为奴仆。又有多少男人为她们命赴黄泉、误入歧途、犯罪造孽……啊，男子汉呀，女人既然有这样的手段，怎能说她们不是强者？

——艾司德拉司^①

^① 《新约外传》里的圣贤。

1

小学校长就要离开村庄了，大家都显得很难过。克莱斯库姆的磨坊主把自家的那挂带有白色遮篷的小车连同马儿一道借给他，好把他的东西运往二十英里开外他将要奔赴的那座城市。这样的车辆为这位上道的老师运送行李绰绰有余，因为学校里的家具有一部分是校董们凑集的；除了那箱子书之外，属于校长的行李就只有一架竖式钢琴最笨重了，那是有一年他想学乐器时在拍卖行买的。琴虽买来了，但由于热情衰退，他一直未掌握弹琴的技巧，于是这件东西在搬家时就成了他永远摆不脱的负担。

牧师躲了出去，因为他不愿看到搬家的场面。他打算等傍晚再回来，那时新教师已走马上任，并安顿下来，一切都会重新恢复平静。

村里的铁匠、土地管理员以及校长本人聚集在客厅，一筹莫展地站在钢琴前。校长说即便把钢琴装上车，他抵达目的地克里斯特敏斯特时也不知道如何安置，因为他初到那座城市，只能找个地方临时寄宿。

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先前满腹心事地帮着收拾行李，此时和这几个汉子待在一起。当大人们愁得直摸下巴时，他开口说了话，听到自己的声音脸蛋还微微一红。他说：

“老师，我姑婆有个宽敞的柴火房，也许可以把琴先放在那里，等到你找地方安好家再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铁匠说。

大家决定让人去找这孩子的姑婆——一位终身未嫁的老村民，问她愿不愿代为保管钢琴，等费洛特孙先生以后遣人来取。铁匠和管理员起身去看刚才提的方案是否能行得通，客厅里只剩下了男孩及校长孤零零地站在那儿。

“我要走了，裘德，心里难受吧？”校长和气地问。

泪水涌上了男孩的眼眶，他并非那种可以自然而然跟校长密切接触的正式学生，这位校长任职期间他只能参加夜校学习。倘若必须以实情相告，那些正式生这当儿正站得远远的，好似历史上的某些门徒^①一般，未显露出丝毫情愿帮忙的热情。

男孩难为情地翻开手中的一本书，那是费洛特孙先生赠给他的临别礼品，承认说自己心里确实很难受。

“我心中也不好过。”费洛特孙先生说。

“你为什么要走呢，老师？”男孩问。

“哦……说起来就话长了。我的心思你是不会理解的，裘德，也许你大一点能够明白过来。”

“我想我现在就能够理解，老师。”

“好吧，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到处跟人乱讲。你知道大学和大学学位是怎么回事吗？对一个希望在教学方面有所作为的人而言，那可是必不可少的金字招牌。我的计划或梦想，是读完大学，取得圣职任职资格。前往克里斯特敏斯特居住，或者住在那座城市的附近，就等于到了圣地。假如我的计划切实可行，我觉得在那地方比到别处更有可能使美梦成真。”

铁匠和同伴双双返回。弗利小姐的柴房很干燥，大可以利用；看来，她很情愿给钢琴以存身之地。于是，他们把琴先放在学校，待傍晚人手多的时候再搬走。校长最后巡视四周。

小裘德帮着把小物件往车上装。九点钟，费洛特孙先生登车，坐到书箱及其他行李旁，跟朋友们辞行。

“我不会忘记你的，裘德，”马车启动时，他盈盈含笑地说，“记住，学乖点，要以仁爱之心对待动物和鸟儿，多读些书。如果到克里斯特敏斯特去，看在老交情的分上，别忘了找我。”

马车辘辘地驶过草地，在牧师住宅那儿转过弯去不见了。男孩回到了草地旁的水井跟前，因为他原先跑去协助恩师装车时将水桶丢在了那儿。此刻他嘴唇发抖，揭开井盖朝下放水桶时停了下来，将前额及胳膊靠在辘

^① 此处指耶稣的某些门徒。耶稣遇险时，那些门徒止步不前，躲在远处。

驴架上，脸上凝结着一个过早地尝受生活辛酸的那种小孩的深沉表情。他俯视的那眼井和村子一样古老，从他所站的位置看去，形成一个长长的圆筒，在纵深一百英尺的末端是一汪闪闪发亮、微微颤动的清水。在靠近井口的地方有一圈绿色的苔藓，再往上则生长着鹿舌羊齿类野草。

他以喜欢遐想的孩子那种多愁善感的口气自言自语，说校长不知多少次在这样的早晨来井边打水，而以后校长却再也不会来了。“我曾看见他在打水打累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往井里望，稍加歇息，然后把水提回家去。可他是那样聪明，再也不愿厮守在这种死气沉沉的小地方了。”

一滴泪珠滚出他的眼眶，落到了水井的深处。这天早晨有些薄雾，男孩呼出的气在凝重的大气中扩散，形成一团浓雾。忽然一声叫喊，打断了他的沉思：

“快把水提回来，你这个不务正业的小坏蛋！”

喊声是一位老妪发出的，她出了自家的门，正朝不远处一家农舍的庭院大门走，那农舍的茅草顶盖上绿苔斑斑。男孩连忙挥手表示照办，然后付出和他这般单薄身材的孩子不相配的巨大的努力，将水打出井来。他先把偌大的公用水桶放到地上，然后又将水倒入自家较小的桶里，稍稍喘口气，提起水走上了水井旁的那片湿漉漉的草地——草地位于小村或称玛利格林村的中心地带。

这个村庄古老且狭小，位于一片与北维赛克斯低地相邻的起伏不平的高原凹陷处。它虽然年代久远，但当地真正未发生变化的历史遗迹恐怕也只有那眼井筒子了。近年来，许多顶盖上开着天窗的茅草屋都已拆掉，草地上的树木也有许多被伐倒。除此之外，原来的那座弓腰驼背、修着木头塔楼、脊梁显得古里古怪的教堂也已夷为平地，拆下的材料或碎成铺路石堆在街巷里，或用去砌了猪圈的围墙、庭院的石座、篱笆旁的防护墙以及街坊四邻花圃里的假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英国人所看不惯的高大的现代哥特式建筑。新教堂另择地而起，建筑师是一位历史遗迹毁灭者，特地从伦敦赶来，当日便打道回府。供奉基督教诸神的古庙耸立了那么多的年头，而今却踪影全无，甚至在那片自打远古时期便作为教堂墓地的草场和绿草坪上也未留下痕迹，满目只见仅保证五年使用寿命的廉价生铁十字架，将一座座坟茔湮没其中。

裘德·弗利虽身子单薄，但一路上没歇气一直把满满两桶水提回了家。他家的房门上方悬挂着一小块长方形蓝色木板，上面以黄色字体书写着：“朱西拉·弗利面包房”。这是寥寥无几幸存下来的老宅中的一幢，小铅框玻璃窗内摆着五瓶糖果，还有三只小圆面包陈放在一只绘有柳树图案的盘子上。

他在后堂倒水时，可以听见老姑婆（即招牌上的那个朱西拉）在跟几位村民热热火火地聊天。那些人目睹了校长辞别的情景，这时正详细地议论那件事，并对校长的前景做出预测。

“这是谁呀？”裘德进屋时，一位比较陌生的村民问。

“哦，你问他吗，威廉斯夫人？他是我的侄子，是你走后才来的。”回答问话的弗利小姐是村里的老住户，细高细高的身段，即使说起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哀声悲调，此刻将话头轮流抛向各位听众。“他一年前来自南维赛克斯的梅尔屯，是个倒霉蛋，贝林达（把脸转向右侧）他的父亲住在梅尔屯，得了一种要命的病，没出两天就咽了气，这你知道，卡罗琳。”（又将身子朝左边扭去）“如果万能的上帝把你和你的父母一同招走，倒是一件幸事，可怜而不中用的孩子！我把他弄到这儿和我住在一起，看能不能为他想点办法。不过，我有责任让他尽自己的能力挣些钱花。目前，他在地头为楚萨姆轰鸟，这也省得他调皮捣蛋。你怎么走开啦，裘德？”她这样发问，是因为裘德觉得众人的目光似鞭子一样抽打在他脸上，于是掉头躲至一旁。

村里的洗衣妇认为弗利小姐（也有的人不经意地称其为弗利夫人）把他接来住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她说：“这孩子可以陪你解闷，为你打水、晚上关窗户，还可以帮着烘烘面包。”

弗利小姐听了不以为然，“你为什么不求校长把你带到克里斯特敏

斯特去，也当一个学者呢？”她皱起眉头说着俏皮话。“我敢肯定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这孩子一个心眼迷上了书，我们家里有这个脉气，听说他的表妹苏也是这个样子。那丫头出生在此地，而且出生在这间屋子里，可我也有几年没见过她了。我侄女跟她的丈夫在结婚之后个把年头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后来自己有了家却……唉，往事不提也罢。裘德，我的孩子，你可千万别结婚。弗利家的人别再走那样的路。苏是他们的独女，我却待如己生，贝林达，后来发生了家庭大破裂。唉，一个小丫头片子不该经受那样的磨难！”

裘德发现众人把注意力又集中到了他身上，于是一走了之，去了面包房，在那儿把留作早点的蛋糕吃掉。待空闲时间结束，他翻过树篱出了后边的花园，沿小径北行，来到广漠的高原上一处宽敞、僻静的田地上，这儿种着小麦。这块宽展的洼地就是他为农夫楚萨姆干活的场所，于是他举步走到麦田的中央。

这块褐色的田地四周朝上隆起，此时慢慢隐没在迷雾之中。大雾笼罩住地缘，使这儿愈加静寂。在茫茫景色之中，唯一醒目的东西就是用去年的麦秸在田间堆成的麦垛，是那些在他接近时腾空而起的乌鸦，是他刚刚斜着走过的那条荒僻的小径。在那条道上来往的现在不知都是些什么人，但他知道自己家中有许多亡故的亲人都走过那儿。

“这地方简直太难看了！”他喃喃地说。

田里刚刚耙出的纹线好似一块新灯心绒上的条纹伸展开去，带上了一丝孜孜追求实利的庸俗气氛，抹去颜色的层次，除过近几个月的痕迹，将其他的历史一概湮没；其实，这儿的每一个土块、每一块石头都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丰收日的歌声、缠绵的话语以及不朽的业绩，仍然余音袅袅。每一英寸的土地都曾经一度是辛勤劳作、寻欢取乐或吵架恼气的场所。这儿的每一平方地码，都曾有人蹲在太阳地里捡麦穗。为邻近的那个村庄增添人口的婚姻就是在这儿，趁着割麦和运麦的间歇缔结的。在那道将田地和远处林带隔开的树篱下，一些少女曾对情郎以身轻许，而负心汉在下一个丰收季节到来时对她们则连回头看一眼也不愿意。在这片古老的麦田里，曾有许多男子对恋人海誓山盟，可一旦在教堂结缘，待到下一个播种季节，听到妻子的声音他们也不会不寒

而栗。不过，无论裘德还是周围的那些乌鸦，脑子里想的却并不是这些。对他们而言，这儿只是一处僻静的地方，一方视其为劳动的场所，另一方则视其为取食的粮仓。

裘德站在刚才提到的那个麦垛下，每隔几秒钟便轻快地摇动一阵哗啦板。那些乌鸦听到哗啦一响，便停止啄食，悠闲地扇动光亮得似铠甲上的甲片一般的翅膀飞到一旁，过后又飞回来，小心翼翼地把他打量一番，落到较远的地方继续啄食。

他不停地摇哗啦板，胳膊都酸疼了，最后竟对屡遭干扰不得饱腹的鸟儿产生了怜悯之心。看来，它们和他一样，生活在一个并不需要它们的世界里。为什么非得把它们轰跑呢？他愈看愈觉得它们像是些温和的朋友及乞怜者，可以说，只有这些朋友才对他感兴趣，因为就连姑婆也常常说她对他不感兴趣。他停下了手中的哗啦板，那些鸟儿又落到了地里。

“可怜的小东西！”裘德出声地说，“你们就随便吃吧，反正粮食也够咱们大家享用的！让你们吃些麦子，楚萨姆农夫是供得起的。吃吧，亲爱的小鸟儿，美美地吃一顿吧！”

那些乌鸦留下来啄食，在深褐色的土地上印下斑斑黑点。一缕同病相怜的魔线把他的生活跟鸟儿的生活连接在了一起。那些小生命微弱而可怜，和他是多么地相像。

这时，他已经把哗啦板扔到了一旁，因为那是一件卑鄙、可憎的工具，那些鸟儿以及他这个鸟儿的朋友看着都不顺眼。猛然间，他感到屁股上狠狠地挨了一击，接着哗啦一声巨响，他那吃惊的感官发现揍他的正是那个哗啦板。鸟儿和裘德同时惊跳起来，裘德发晕的眼睛看见伟大的楚萨姆农夫站立在自己面前，红红的脸膛俯视着他蜷缩的身躯，手中挥舞着哗啦板。

“好一个‘吃吧，亲爱的小鸟儿’！说得好，小伙子！好一个‘吃吧，亲爱的小鸟儿’！让我给你的屁股挠挠痒，看你还敢不敢说那种话！你还在校长那儿瞎泡，迟迟不到这儿来，对不对？你就是这样一天挣六便士替我轰地头的乌鸦！”

楚萨姆一边用这种激烈的言辞向裘德的耳朵致敬，一边用左手扭住

对方的左手，隔着一臂的距离摇晃着他单薄的身躯，同时用裘德自己的哗啦板的平面抽打他的屁股，每抡一圈便抽打一两下，使田间地头响彻了啪啪声。

“别打了，先生……求求你别打了！”头晕目眩的孩子叫喊道。他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显得可怜巴巴，就像是一条上了钩的鱼在向岸上摇荡，觉得丘陵、麦垛、树林、小径以及乌鸦在以惊人的速度围着他一个劲转圈圈。“我……我……先生，我只是觉得地里有的是庄稼……我看见他们种的……乌鸦吃一点填肚子不当紧……你不会觉得少什么的，先生……费洛特孙先生要我以仁爱之心对待鸟儿……哎哟！哎哟！哎哟！”

这种实事求是的解释似乎使农夫更加恼火，还不如裘德干脆什么也别说的好的。楚萨姆仍在狠揍这个头晕目眩的顽童，打人的工具发出的哗啦声不停地在田野的各处回荡，一直传到在远方干活的人们耳中，使他们觉得裘德正在孜孜不倦地摇动哗啦板赶鸟儿；雾团之后新教堂的塔楼哗啦哗啦地反射出回声；为了建造那座教堂，楚萨姆农夫还捐过一大笔钱呢，以证明他对上帝及人类的爱。

过了一会儿，楚萨姆对这种惩罚的工作感到厌倦了，便将哆嗦不已的孩子放到地上，从衣袋里摸出一枚六便士的硬币，给他作为当天的工钱，命他滚回家去，再也不要让他看见他来这片地里。

裘德跳到农夫够不着的地方，流着眼泪沿小径走去；他流眼泪，倒不是因为身上那剧烈的疼痛，也不是因为他发现俗情天道存在着漏洞——对上帝的鸟儿有益，对上帝的农夫就有害，而是因为他惊恐地感到自己来这个教区未足一年便干下了丢人现眼的事情，恐怕自己将成为姑婆终生的累赘。

心中有了这层阴影，他实在不愿到村里抛头露面，于是走上一条弯道，经高耸的树篱后边穿过一片牧场回家。路上，他看见许多成双成对的蚯蚓半缩着身子躺在潮湿的地面上，每逢这个季节的这种天气它们总是如此横于道上。按平时的走法，每一次落足肯定会踩死几条蚯蚓。

楚萨姆刚刚伤害了他，可是依天性他却不忍心伤害任何生物。每次他把一窝幼鸟带回家，都要闷闷不乐得半夜睡不着觉，常常在第二天早晨就将幼鸟和鸟窝放回原处。看见别人伐树或剪枝，他简直就受不了，

认为树也能感到疼痛。当他还是幼儿的时候，谁要是修剪晚枝，会使他万分悲哀，因为那种时节树汁上升，剪枝后汁液大量淌出。这种懦弱的性格（假如能称其为懦弱的话）表明，他这种人天生就该经受痛苦的煎熬，直至他那多余的生命落下帷幕，他才会重新得到平静。此刻，他踮起脚尖在蚯蚓之间小心翼翼地穿行，连一条蚯蚓也没踩死。

进入家门，他看见姑婆正在向一位小姑娘出售一块价值一便士的面包；待顾客走后，姑婆冲他问道：“喂，上午刚过了一半，你怎么就回来了？”

“我被赶回来了。”

“什么？”

“楚萨姆先生把我赶了回来，因为我让乌鸦吃了地里的一些麦粒。这是我的工钱——最后的一次工钱！”

他悲哀地将那枚六便士的硬币扔到桌子上。

“好呀！”姑婆倒抽一口气说。随之，她便数落起他来，说这一下他整个春天都落得无事可做，靠她吃闲饭了。“你连鸟都不会轰，那你能干什么？算啦，别摆那副哭丧脸！楚萨姆农夫说实在的比我强不到哪儿去。正如约伯^①所言：‘如今比我年轻的人倒嘲笑起我来了，可当年他们的父辈跟我的狗在一起，我都觉得掉价呢。’不管怎样，楚萨姆的父亲曾为我父亲干过雇工；我八成是昏了头，竟然让你去为他干事情；要不是怕你在家调皮捣蛋，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裘德到地里为楚萨姆干活降低了姑婆的身份，这比他玩忽职守更令她生气；于是，她责骂他时以前一点为主，道德情理倒沦为其次。

“倒不是说你应该纵容那些鸟儿吃楚萨姆农夫种的庄稼。在那件事上，你当然做得不对。裘德呀裘德，你为什么不跟着你的那位校长一起到克里斯特敏斯特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唉，罢啦，罢啦……值得可怜而庸庸碌碌的孩子啊，你们家的那个支系从未出过人才，将来也决不会的！”

“姑婆，那座美丽的城市——就是费洛特孙先生去的那个地方，究

^① 《圣经》中的人物，以坚毅、耐劳著称。